

语文大阅读

初中卷
3

- 《纸雁儿》…… 苏 叶
- 《山中避雨》…… 丰子恺
- 《迷人的海》…… 邓 刚
- 《理发》…… 梁实秋
- 《论孤独》…… 曹文轩
- 《童言无忌》…… 张爱玲
- 《经历过晚年的孩子》…… 山田咏美 [日]

丛书主编：云 山 苏 澜

本册主编：王 丽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初中卷3

中学生人文阅读新干线

丛书主编 云 山 苏 澜



语文大阅读

YUWEN DAYUEDU

本册主编 王 丽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中学生人文阅读新干线
语文大阅读 初中卷 3
丛书主编:云 山 苏 澜
本册主编:王 丽

责任编辑:许 杰 封面设计:方如意 版式设计:林 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cn>

玉林正泰彩印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90×1 240 1/32 印张:7.75 字数:222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2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 001~10 000 册

ISBN 7-5633-3748-2/G · 2389

定价:9.00 元

序言

ZHONGXUE YUWEN DA YUEDU XUYAN



达

尔文有一句话说得好：“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中国古人也说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充满哲理的话，无不深刻地揭示了方法的重要。语文的学习自然要靠方法。仅仅指望课堂上的四五十分钟是学不好语文的。课堂上固然能学到一些阅读、写作等方面的“方法”，但要真正领悟、运用这些方法，除了课本之外，必定要借助一种或几种内容鲜活、选文精美，有个性、有特点，能教会学生掌握语文学习方法的读物。

诚然，语文学习是方法的学习，但语文学习更是能力的学习。掌握方法的目的最终也是形成一种或几种能力。现今的中考、高考等语文水平测试也越来越注重对能力的考查。韩寒、《赤兔之死》等“异人”“奇文”能相继脱颖而出，也是因为其人、其文都表现出宽广深厚的语文能力。那么，语文能力如何形成呢？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遍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巨匠、语言大师，哪一个不是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阅读而启迪智慧、发展能力？然而，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广大中学生背

负着繁多功课的重荷，无暇进行披沙拣金的“拉网式”阅读。虽目不窥园，然心向往之。为了满足同学们对课外阅读和增强文学素养的渴求，同时又能帮助同学们节省宝贵的时间，我们为大家精心编写了这套丛书。

本丛书以中学语文新课标的要求为依据，并注意到不同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知识水平及阅读趣味。鉴于语言、文学是传达情感、蘸吸真美的文明之花，且中学生朋友正处于身心发育、追求完善自我的如花年华，我们在编写本丛书时，力求给予青少年朋友思想的启迪、精神的完善、心智的丰富、认识力的增强，引导青少年朋友更好地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更恰当地处理学习、生活、事业和做人的关系。由是，我们这一套书定位于“人文阅读”，以期实现“爱的教育”、美的陶冶。

为了充分实现以上目标，本丛书在编写、制作上都颇具匠心，精益求精。内容上，本丛书从选文和点评两方面下工夫。选文视野宽广，题材丰富，多为大家名作。点评鞭辟入里，精到全面，分旁评和总评两种。此外，各篇文章后还附有形式多样、内容与范文或课文关联的练习题目，以求实现读、讲、练三结合。形式上，本丛书插图精美、图文并茂、版式大方，相信也会得到同学们的喜欢。

本书投入使用后，若能真正使青少年朋友们提高语文水平，增强文学素养，丰富学习生活，增加人生经验，我们则不胜快慰。

编者

目录

ZHONGXUE YUWEN DA YUEDU MULU

一、血浓于水

- 1 三毛·····背影
- 12 苏叶·····纸雁儿
- 18 陈慧瑛·····梅花魂
- 26 王充闾·····碗花糕
- 35 [美] 雷·矾拉德·····贝利奶奶

二、生命感悟

- 43 铁凝·····草戒指
- 49 赵丽宏·····小鸟，你飞向何方
- 56 李广田·····山之子
- 65 王宗仁·····嫂镜
- 73 金沙·····渔斗
- 81 陈丹燕·····独生子女宣言(节选)
- 86 丰子恺·····山中避雨

下雨天，真好·····	琦君	91
戒指·····	敦宇一	99
迷人的海·····	邓刚	108
白雪猪头·····	苏童	144

三、名家名论

理发·····	梁实秋	157
猪·····	梁实秋	162
我和书(三则)·····	季羨林	167
读伊索寓言·····	钱钟书	175
谈撒谎·····	钱歌川	181
浮尘(三则)·····	柯灵	187
论孤独·····	曹文轩	193

四、晶莹童心

稻草人·····	叶绍钧	201
童言无忌·····	张爱玲	210
经历过晚年的孩子·····	〔日本〕山田咏美	220
橄榄·····	张抗抗	231



背 影

三 毛

那片墓园曾经是荷西与我常常经过的地方。

过去，每当我们散步在这个新来离岛上的高岗时，总喜欢俯视着那方方的纯白的厚墙，看看墓园中特有的丝杉，还有那一扇古老的镶花大铁门。

不知为什么，总也不厌地怅望着那一片被围起来的寂寂的土地，好似乡愁般地依恋着它，而我们，是根本没有进去过的。

当时并不明白，不久以后，这竟是荷西要归去的地方了。

是的，荷西是永远睡了下去。

“墓园”一词决定了整篇文章的基调。

请同学们注意一个细节：文中多次描写到海洋。在这里，海洋是与墓园相联系的，正是海洋夺去了作者爱人的生命，海洋自然成了作者寄托情感的媒介。

清晨的墓园，鸟声如洗，有风吹过，带来了树叶的清香。不远的山坡下，看得见那蓝色的海。

总是痴痴地一直坐到黄昏，坐到幽暗的夜慢慢地给四周带来了死亡的阴影。

也总是那个同样的守墓人，拿着一个大铜环，环上吊着一把古老的大钥匙向我走来，低低地劝慰着：“太太，回去吧！天暗了。”

我向他道谢，默默地跟着他穿过一排又一排十字架，最后，看他锁上了那扇分隔生死的铁门，这才往万家灯火的小镇走去。

回到那个租来的公寓，只要母亲听见了上楼的脚步声，门便很快地打开了，面对的，是憔悴不堪等待了我一整天的父亲和母亲。

照例喊一声：“爹爹，姆妈，我回来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母亲总是捧着一碗汤，察言观色，又近乎哀求地轻声说：“喝一口也好，也不勉强你不再去坟地，只求你喝一口，这么多天来什么也不吃怎么撑得住。”

也不是想顶撞母亲，可是我实在吃不下任何东西，摇摇头不肯再看父母一眼，将自己侧埋在枕头里不动。母亲站了好一会，那碗汤又捧了出去。

客厅里，一片死寂，父亲母亲好似也没有在交谈。

不知是荷西葬下去第几日了，堆着的大批花环已经枯萎了，我跪在地上，用力将花环里缠着的铁丝拉开，一趟又一趟地将拆散的残梗抱到远远的垃圾桶里去丢掉。

花没有了，阳光下露出来的是一片黄黄干干的尘土，在这片刺目的，被我看了一千遍一万遍的土地下，长眠着我生命中最心爱的丈夫。

鲜花又被买了来放在注满了清水的大花瓶里，那片没有名字的黄土，一样固执地沉默着，微风里，红色的、白色的玫瑰在

行文至此，可见“我”是深深地陷于丧夫之痛中，几乎忽视了父母之爱的存在。

轻轻地摆动，却总也带不来生命的信息。

那日的正午，我从墓园里下来，停好了车，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发呆。

不时有认识与不认识的路人经过我，停下来，照着岛上古老的习俗，握住我的双手，亲吻我的额头，喃喃地说几声致哀的语言然后低头走开。我只是麻木地在道谢，根本没有在听他们，手里捏了一张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的白纸，上面写着一些必须去面对的事情——

要去葬仪社结账，去找法医看解剖结果，去警察局交回荷西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去海防司令部填写出事经过，去法院申请死亡证明，去市政府请求墓地式样许可，去社会福利局申报死亡，去打长途电话给马德里总公司要荷西工作合同证明，去打听寄车回大加纳利岛的船期和费用，去做一件又一件刺心而又无奈的琐事。

我默默地盘算着要先开始去做哪一件事，又想起来一些要影印的文件被忘在家里了。

天好似非常的闷热，黑色的丧服更使人汗出如雨，从得知荷西出事时那一刻便升上来的狂渴又一次一次地袭了上来。

这时候，在邮局的门口，我看见了父亲和母亲，那是在荷西葬下去之后第一次在镇上看见他们，好似从来没有将他们带出来一起办过事情。他们就该当是成天在家苦盼我回去的人。

我还是靠在车门边，也没有招呼他们，父亲却很快地指着
我，拉着母亲过街了。

那天，母亲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裙子，父亲穿着他在仓促中赶回这个离岛时惟一带来的一套灰色的西装，居然还打了领带。

母亲的手里握着一把黄色的康乃馨。

他们是从镇的那头走路来的，父亲那么不怕热的人都在揩汗。

心理上的巨大悲痛引起生理上的反应，痛苦、焦躁的心态，用一个“狂渴”充分表达出来了。

父亲的态度是极严肃认真的，“居然”一词说明父亲平时很少这么庄重。

“你们去哪里?”我淡然地说。

“看荷西。”

“不用了。”我仍然没有什么反应。

“找了好久好久,才在一条小巷子里买到了花,店里的人也不肯收钱,话又讲不通,争了半天,就是不肯收,我们丢下几百块跑出店,也不知够不够。”父亲急急地告诉我这件事,我仍是漠漠然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亲不只是从家里走了长长的路出来,在买花的时候又不知道绕了多少冤枉路,而他们那几日其实也是不眠不食地在受着苦难,那样的年纪,怎么吃得消在烈日下走那么长的路。

“开车一起去墓地好了,你们累了。”我说。

“不用了,我们还可以走,你去办事。”母亲马上拒绝了。

“路远,又是上坡,还是坐车去的好,再说,还有回程。”

“不要,不要,你去忙,我们认得路。”父亲也说了。

“不行,天太热了。”我也坚持着。

“我们要走走,我们想慢慢地走走。”

母亲重复着这一句话,好似我再逼她上车便要哭了出来,这几日的苦,在她的声调里是再控制不住了。

父亲母亲默默地穿过街道,弯到上山的那条公路去。

我站在他们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

花被母亲紧紧地握在手里,父亲弯着身好似又在掏手帕揩汗,耀眼的阳光下,哀伤,那么明显地压垮了他们的两肩,那么沉重地拖住了他们的步伐,四周不断地有人在我面前经过,可是我的眼睛只看见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份肉体上实实在在的焦渴的感觉又使人昏眩起来。

一直站在那里想了又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这种情境里,不明白为什么荷西突然不见了,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的父母竟在那儿拿着一束花去上一座谁的坟,千山万水地来与我

第一次写到父母的“背影”。“我”知道,“我”的痛苦已经深深地成为父母的痛苦。也正是由此时起,“我”才稍稍从痛苦中抬起头来,重新体味老父、老母对“我”的爱。

们相聚，而这个梦是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遽然结束。

我眼睛干干的，没有一滴泪水，只是在那儿想痴了过去。

对街书报店的老板向我走过来，说：“来，不要站在大太阳下面。”

我跟他说：“带我去你店里喝水，我口渴。”

他扶着我的手肘过街，我又回头去找父亲和母亲，他们还在那儿爬山路，两个悲愁的身影和一束黄花。

当我黄昏又回荷西的身畔去时，看见父母亲的那束康乃馨插在别人的地方了，那是荷西逝后旁边的一座新坟，听说是一位老太太睡了，两片没有名牌的黄土自然是会弄错的，更何况在下葬的那一刻因为我狂叫的缘故，父母几乎也被弄得疯狂，他们是不可能在那种时刻认仔细墓园的路的。

“老婆婆，花给了你是好的，请你好好照顾荷西吧！”

我轻轻地替老婆婆抚平了四周松散了的泥沙，又将那束错放的花扶了扶正，心里想着，这个识别的墓碑是得快做了。

在老木匠的店里，我画下了简单的十字架的形状，又说明了四周栅栏的高度，再请他做一块厚厚的牌子钉在十字架的中间，他本来也是我们的朋友。

“这块墓志铭如果要刻太多字就得再等一星期了。”他抱歉地说。

“不用，只要刻这几个简单的字：荷西·马利安·葛罗——安息。”

“下面刻上——你的妻子纪念你。”我轻轻地说。

“刻好请你自己来拿吧，找工人去做坟，给你用最好的木头刻。这份工作和材料都是送的，孩子，坚强啊！”

老先生粗糙有力的手重重地握着我的两肩，他的眼里有泪光在闪烁。

“要付钱的，可是一样地感谢您。”

我不自觉地向他弯下腰去，我只是哭不出来。

心爱的丈夫的去世，使“我”哭干了眼泪。

又一次点题，使文章主旨意味更加浓郁。

看似淡泊的一句话，蕴含着多么强大的爱的力量！

情之所至。

父亲的背影，和夺去丈夫生命的海洋同时出现，说明父母之爱与丧夫之痛两种感情仍然交织在一起。

读到这里，你感觉到心灵的震颤了吗？作者是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手法达到这种表达效果的呢？正是对环境渲染的渲染。“风里”，“水雾里”，“骨灰色的老木房”，这些灰暗的色调再加上母亲“踽踽独行”的身影，怎能不触动读者的心！

那些日子，夜间总是跟着父母亲在家里度过，不断地有朋友们来探望我，我说着西班牙语，父母便退到卧室里去。

窗外的海，白日子里平静无波，在夜间一轮明月的照耀下，将这拿走荷西生命的海洋爱抚得更温柔。

父亲、母亲与我，在分别了十二年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便是那样地度过了。

讲好那天是早晨十点钟去拿十字架和木栅栏的，出门时没见到母亲。父亲好似没有吃早饭，厨房里清清冷冷的，他背着我站在阳台上，所能见到的，也只是那逃也逃不掉的海洋。

“爹爹，我出去了。”我在他身后低低地说。

“要不要陪你去？今天去做哪些事情？爹爹姆妈语言不通，什么忙也帮不上你。”

听见父亲那么痛惜的话，我几乎想请他跟我一起出门，虽然他的确是不能说西班牙语，可是如果我要他陪，他心里会好过得多。

“哪里，是我对不起你们，发生这样的事情……”

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我开了门便很快地走了。

不敢告诉父亲说我不请工人自己要去做坟的事，怕他拼了命也要跟着我同去。

要一个人去搬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重的十字架和木栅栏，要用手指再一次去挖那片埋着荷西的黄土，喜欢自己去筑他永久的寝园，甘心自己用手，用大石块，去挖，去钉，去围，替荷西做这世上最后的一件事情。

那天的风特别的大，拍散在车道旁边堤防上的浪花飞溅得好似天高。

我缓缓地开着车子，堤心对面的人行道上也沾满了风吹过去的海水，突然，在那一排排被海风蚀剥得几乎成了骨灰色的老木房子前面，我看见了在风里，水雾里，踽踽独行的母亲。

那时人行道上除了母亲之外空无人迹，天气不好，熟路的

人不会走这条堤防边的大道。

母亲腋下紧紧地夹着她的皮包，双手重沉沉地各提了两个很大的超级市场的口袋，那些东西是这么的重，使得母亲快蹲下去了般的弯着小腿在慢慢一步一步地拖着。

她的头发在大风里翻飞着，有时候吹上来盖住了她的眼睛，可是她手上有那么多的东西，几乎没有一点法子拂去脸上的乱发。

眼前孤零零在走着的妇人会是我的母亲吗？会是那个在不久以前还穿着大红衬衫跟着荷西与我像孩子似地采野果子的妈妈？是那个同样的妈妈？为什么她变了，为什么这明明是她又实在不是她了？

这个憔悴而沉默的妇人的身体，不必说一句话，便河也似的奔流出来了她自己的灵魂，在她的里面，多么深的悲伤、委屈、顺命和眼泪像一本摊开的故事书，向人诉说了个明明白白。

可是她手里牢牢地提着她的那几个大口袋，怎么样的打击好似也提得动它们，不会放下来。

我赶快停了车向她跑过去：“姆妈，你去哪里了，怎么不叫我。”

“去买菜啊！”母亲没事似的回答着。

“我拿着超级市场的空口袋，走到差不多觉得要到了的地方，就指着口袋上的字问人，自然有人会拉着我的手带我到菜场门口，回来自己就可以了，以前荷西跟你不是开车送过我好多次吗？”母亲仍然和蔼地说着。

想到母亲是在台北住了半生也还弄不清街道的人，现在居然一个人在异乡异地拿着口袋到处打手势问人菜场的路，回公寓又不晓得走小街，任凭堤防上的浪花飞溅着她，我看见她的样子，自责得恨不能自己死去。

荷西去了的这些日子，我完完全全将父母亲忘了，自私的哀伤将我弄得死去活来，竟不知父母还在身边，竟忘了他们也

母亲的举动，使“我”大受震撼，“我”开始自责，悔恨不该忽视父母的存在，父母之爱的存在。

追忆荷西
去后母亲忙碌
着招待来客
的情形，与婆
婆一家的行为
作对比，更
显出母亲对
“我”无私
的爱。

痛，竟没有想到，他们的世界因为没有我语言的媒介已经完全封闭了起来，当然，他们日用品的缺乏更不在我的心里了。

是不是这一阵父母亲也没有吃过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过？

只记得荷西的家属赶来参加葬礼过后的那几小时，我被打了镇静剂躺在床上，药性没有用，仍然在喊荷西回来，荷西回来！父亲在当时也快崩溃了，只有母亲，她不进来理我，她将我交给我眼泪汪汪的好朋友格劳丽亚，因为她是医生。我记得那一天，厨房里有油锅的声音，我事后知道母亲发着抖撑着一个小平底锅在一次一次地炒蛋炒饭，给我的婆婆和荷西的哥哥姐姐们开饭，而那些家属，哭号一阵，吃一阵，然后赶着上街去抢购了一些岛上免税的烟酒和手表、相机，匆匆忙忙地登机而去，包括做母亲的，都没有忘记买了新表才走。

以后呢？以后的日子，再没有听见厨房里有炒菜的声音了。为什么那么安静了呢，好像也没有看见父母吃什么。

“姆妈上车来，东西太重了，我送你回去。”我的声音哽住了。

“不要，你去办事情，我可以走。”

“不许走，东西太重。”我上去抢她的重口袋。

“你去镇上做什么？”妈妈问我。

我不敢说是去做坟，怕她要跟。

“有事要做，你先上来嘛！”

“有事就快去做，我们语言不通不能帮上一点点忙，看你这么东跑西跑连哭的时间也没有，你以为做大人的心里不难过？你看你，自己嘴唇都裂开了，还在争这几个又不重的袋子。”她这些话一讲，眼睛便湿透了。

母亲也不再说了，怕我追她似的加快了步子，大风里几乎开始跑起来。

我又跑上去抢母亲袋子里沉重不堪的一瓶矿泉水，她叫了

起来：“你脊椎骨不好，快放手。”

这时，我的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又不能通畅地呼吸了，肋骨边针尖似的刺痛又来了，我放了母亲，自己慢慢地走回车上，趴在驾驶盘上，这才将手赶快压住痛了的地方。等我稍稍喘过气来，母亲已经走远了。

我坐在车里，车子斜斜地就停在街心，后视镜里，还是看得见母亲的背影，她的双手，被那些东西拖得好似要掉到了地上，可是她仍是一步又一步地在那里走下去。

母亲踏着的青石板，是一片又一片碎掉的心，她几乎步伐踉跄了，可是手上的重担却不肯放下来交给我，我知道，只要我活着一天，她便不肯委屈我一秒。

回忆到这儿，我突然热泪如倾，爱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辛酸那么苦痛，只要还握住它，到死还是不肯放弃，到死也是甘心。

父亲，母亲，这一次，孩子又重重地伤害了你们，不是前不久才说过，再也不伤你们了，这么守诺言的我，却是又一次失信于你们，虽然当时我应该坚强些的，可是我没有做到。

终于有泪了，那么我还不是行尸走肉，父亲，母亲，你们此时正在安睡，那么让我悄悄地尽情地流一次泪吧。

守望的天使啊！你们万里迢迢地飞去了北非，原来冥冥中又去保护了我，你们那双老硬的翅膀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

孩子真情流露的时候，好似总是背着你们，你们向我显明最深的爱的时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面对面地看一眼，不再隐藏彼此，也不只在文章里偷偷地写出来，什么时候我才肯明明白白地将这份真诚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向你们交代得清清楚楚呢。

作者简介

三毛：女散文家、小说家。原名陈平，浙江定海人。少年时代喜爱张

写母亲蹒跚的背影，又为文章情感的抒发抹上浓浓的一笔。

多么有震撼力的一句话！母亲的爱完全浓缩其中。

“我”又一次流泪了，父母的爱将“我”从痛苦中唤醒，“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又一次深切领悟了爱的含义。

这句话鲜明地指出了本文的要义所在，也道出了天下多少孩子对父母共同的感受，引起众多读者的共鸣。同学们是不是有同感？我们对父母的爱，有时总是默默的。

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因以三毛为笔名。曾在台湾文化大学哲学系旁听，后入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进修，两年后转往联邦德国歌德书院学习德语，后又赴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进修陶瓷专业。在欧美期间曾先后当过导游、商店模特儿、图书管理员。回台湾后在文化大学、政工干校任教。两年后辞职去非洲撒哈拉沙漠流浪，后写有充满异国情调的《撒哈拉的故事》。1979年其丈夫潜水时遇难，1981年后返回台湾。创作始于六十年代。所作散文多抒写个人生活遭遇，表现了对人类、生命的热爱和向大自然寻求安宁的意愿，感情真挚奔放，富有传奇色彩。

主要作品有《撒哈拉的故事》(散文集,1976)、《稻草人手记》(短篇小说集,1977)、《哭泣的骆驼》(中篇小说,1977)、《背影》(短篇小说集,1981)等。

总评

同学们一定熟悉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那是一篇读来能令人两眸酸楚甚至潸然泪下的文章，如果你去细细品味，一定会为那种平凡而深沉的父爱所打动。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女作家三毛的这部同名作，虽然同样写的是对父亲、母亲的爱，却给我们以别样的感受。也许读完这部作品，我们并不感到鼻尖的酸楚，而更多的是内心的伤感与压抑，这正是本文情感表达的特色。那么，就让我们去看一下作者是如何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的。

应该说，整篇文章的感情色调是阴郁的、悲哀的，但并不是悲观的。我们从这阴郁的色调中，能读出一种积极的、催人振奋的力量，那就是爱——父母之爱。当作者正经历人生重大的痛苦的时候，正是这种爱，仍然在时时刻刻地呵护着“我”，让“我”面对现实，面对人生，重获生的勇气与力量。这正是藏在文中的深层含义。

“我”失去了心爱的丈夫，因此痛不欲生，在“我”眼里，一切都不存在了，有的只是对爱夫的追忆、怀念与痛惜。“我”甚至漠视父母对“我”的关心，任凭自己宣泄痛苦，哭干了眼泪。可是有几次“我”看到了老父、老母的背影，感到了他们对“我”的无私的、默默的关怀与照顾，“我”突然内疚、自责起来，觉得有负于父母，虽然“我”还沉浸在丧夫之痛中，但对父母的深情逐渐地在“我”的感情世界中占据上风，“我”为父母的爱感动得